

# 13歲入伍娃娃當兵記



幼年兵也必需進行基本的軍事訓練，操作大砲也是訓練項目之一。(圖/鄧岳霖)



↑民國41年，郭岳霖當時15歲，為幼年兵訓練總隊一等兵。(圖/鄧岳霖)

民國三十八年撤退來臺的部隊中，夾帶著很多的娃娃兵，民國四十年二月十八日由陸海空三軍抽調來的幼年兵約一千三百人，成立「幼年兵訓練總隊」，這可說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部隊，但是只短短的一年多就解散。我當時十四歲，有幸成為幼年兵中一員。

孫立人將軍擔任陸軍訓練司令及臺灣南部防衛司令時，發現部隊都有不少娃娃兵穿著軍裝夾雜其中，這些六到十六歲的青少年，入伍的原因各不相同，有的是父輩為國捐軀戰死沙場，母親亦因流離失所而無法照顧，遂將幼子託身於軍隊，有些是父兄從軍挾帶子弟同行，也有半路收留與父母失散的幼童隨軍寄養，而我則是頂替哥哥名額而當兵的。

我的老家在廣東省茂名縣高州市，民國三十八年七月軍隊來茂名徵兵，我的哥哥被要求入伍服役，但因哥哥年紀較大，有體力從事農務，必須留在家里幫忙種地，於是我就頂替哥哥的名額入伍當兵，那時候我只有十三歲，身高還不到一百五十公分，我入伍部隊是海南特區保安旅，是屬於陳濟棠將軍的部隊，到軍隊報到第二天就離開家，直到民國六十八我返鄉探親，我們兄弟才又手足重逢。我入伍後在海南島待了約一年，三十九年五月撤退到臺灣。

幼年兵以從青島、舟山、海南等地撤來的部隊中較多，我們這一批幼年兵在軍隊中也不是白吃白住，大部分是擔任連隊隊部勤務兵或傳令兵，我們這些娃娃兵也是有編制的，也領薪餉與主副食。民國四十年以後，也有了兵籍號

碼與補給證，待遇與一般軍士無異。

為解決這些娃娃兵的教育問題，孫立人將軍先於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將部分十六歲以下的孩童，調到臺南第二中等學校成立的「幼年兵連」，後全面清查所有部隊中的娃娃兵，於四十年三月十八日成立「幼年兵訓練總隊」，營部設於臺南三民里，並將一千三百餘名幼年兵依學力程度分班編隊，一共編成三個大隊九個中隊與一個獨立排，我被核定為國小五年級程度，被編入第七中隊。

幼年兵總隊成立後，我們終於可在軍隊中接受教育，可惜好景不長，由於高層對此一不正常部隊有不同的考量，孫立人將軍主張保留培訓到高中畢業程度，再進入三軍官校或其他學校深造，可為三軍培育一批高素質且為基層出身的忠貞幹部。但參謀總長周至柔則主張解編幼年兵總隊，將這批孩童分送到各後勤單位學習一技之長，以充實三軍技術人才之不足。

民國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幼年兵總隊部解編了，除了三百三十三人被送入政工幹校教導團就讀，我很幸運地名列在其中，得完成初中、高中學歷後投考學校。其他大部分的幼年兵則被分配到聯勤兵工廠或運輸學校學習技術，少數人則進入士官學校就讀。

這一千三百餘人經過多年努力，在各行各業都有不俗表現者不在少數，粗估升到將官者有七人，朝學術發展獲得博士而擔任教授者不下十人，其中魏兆欽還是國立高雄海專專科學校校長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如果依照孫將軍的主張，把這群青少年全部培訓至高中畢業，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在軍界、學界嶄露頭角，長官的一念之間，對下屬的影響是何其之大啊！

【作者速寫】鄧岳霖，政工幹校第七期政治科畢業，海軍陸戰隊上校政戰主任退伍。



孫立人將軍(右1)非常關心這批幼年兵的生活。(圖/鄧岳霖)

## 政治作戰特遣隊滲入敵後瓦解敵人

民國六十年代，兩岸間敵我形勢仍然嚴峻，劍拔弩張，為貫徹七分政治、七分心理、七分敵後、七分間接路線之反攻作戰指導原則，民國六十年四月一日陸軍第一軍團在中壢龍崗成立政治作戰特遣隊，我被任命為第一任特遣隊長，一手操辦成立了特遣隊。

當時第一軍團司令為郝柏村中將，我是五十八師的上尉連長，由於曾獲得民國五十九年度金防部戰備任務測驗第一名，特遣隊成立前被郝司令召見了三次，最後確定派我為首任特遣隊長，隊部設於中壢龍崗，而編裝草創一個單位並不容易，當時特遣隊只有一棟營房，連桌椅都沒有，還是我帶著士官長到五股倉庫撿些能用的回來。

特遣隊編制一百人，其中十二名軍官、四十名士官由各單位調任，士兵則由我去新訓中心挑選，終於籌齊人員與裝備，一點一滴的把特遣隊成立起來，隊上有小吉普一輛，四分之三吉普一輛，大卡車二輛。一日郝柏村司令來隊巡視，看到大家滿身都是蚊子叮咬的紅疤，原來因款項不足沒錢紗窗，郝司令立即撥款買材料，我則請具有木工專長的士兵自行製作安裝。

政治作戰特遣隊構想是時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王昇提出，是準備在反攻大陸時投入敵

後，滲透到敵陣後方以突擊、冒充混進、暗殺、情報蒐集等手段，擴大敵後武裝鬥爭，結合群眾導發抗暴，號召民兵匪幹起義，瓦解匪軍月戰爭線面，並配合支援正面戰場之我軍作戰。

特遣隊官兵訓練非常嚴格，才能達到作戰要求與目標，每位成員必須具有精實幹練的身體，搏擊技能，如拳擊、擒拿、摔角、奪刀槍、芭拳、攀岩等基本戰技，為日常操常態項目，傘訓、山訓、海訓更是不可少的訓練項目，以使特遣隊之



↑民國六十一年四月一日，第一政治作戰特遣隊成立週年餐會，作者與特遣隊部方象球少將主任(左)。(圖/周年發)



↑郝柏村中將(中)於民國60年端午節蒞臨政治作戰特遣隊參加餐會，右為政治作戰部主任李仙舟少將，周年發(背對鏡頭)時任特遣隊長。(圖/周年發)

小型力編組，由空中、海上、陸地滲透敵後，使政治作戰能成為軍事作戰之先鋒，促使前後夾擊，戰勝敵人。

特遣隊如此高強度的訓練，士兵們也偶會叫苦，我是抱著進入黃埔大門就要獻身國家，訓練及戰鬥絕對不能耍廢，所以總是身先士卒帶著大家挑戰各種困難，帶頭跳傘、率先下水，那時我經常帶全隊去觀音海邊游泳，訓練要確實，安全要注

意，在時時提醒下，每個隊員也能不辱使命，彼此鼓勵，為反攻復國作戰做好準備。

特遣隊為新成立單位，戰術戰法也必須依據成立目的自行開發，我曾帶隊參加過兩次師對抗，本隊行動迂迴滲透，也令對方師級指揮中樞引發極大的困擾，當時我駐越武官也曾帶同越戰美軍蒞隊參訪。

民國六十二年任滿二年後調離特遣隊擔任軍團參謀官，翌年退伍並進民間企業分派到國外工作，成立特遣隊是我軍生涯最難忘的回憶，現在這些草創時期的隊員也都是七、八十歲的老耄之人了，我還是要向這些一起拼博吃苦的官兵兄弟們致上十二萬分的敬意，你們永遠是我心目中的勇士。

【作者速寫】周年發，陸軍官校三十三期畢業。曾任排長、連長、參謀官、第一軍團第一特遣隊長。

## 傘花朵朵空中綻放 神兵天降我武唯揚

民國四十八年，我二十五歲，是陸軍預一師衛生連的外科上士，國防部為任務需要，特令各部隊選派所需官兵，送至屏東傘訓中心接受訓練，等到訓練結束後，再回到原單位待命調用，有幸獲選接受傘訓，是我人生中難忘的經驗。

當我接到傘訓命令時直覺驚喜參半。喜的是只有體能、精神狀況最佳的官兵才會被推薦接受傘訓，這當然是榮

譽。憂的是當時不論是飛機或裝備情況總令人質疑，跳傘訓練還是會讓人略感不安，且在傘訓結束後要出何種任務也未可知。

在報到的前一晚，連長孔令諫少校特別把我叫到他的房間，叮囑我報到之後要認真學習，注意自己的安全等語，並給了我五十元當作獎勵。

當期接受傘訓官兵近百人，編成一個中隊三個區隊，教官先在課堂上講解跳傘運輸機的性能以及「J」型主副傘的使用方法，教官特別提醒，跳出機門到主傘打開需三秒鐘，如果主傘不開，要拉開副傘到全開，也需要三秒鐘的時間，所以在跳傘的過程中，你的腦子必須保持清醒，動作一定要確實，不容許有絲毫的差錯，才能順利地安全落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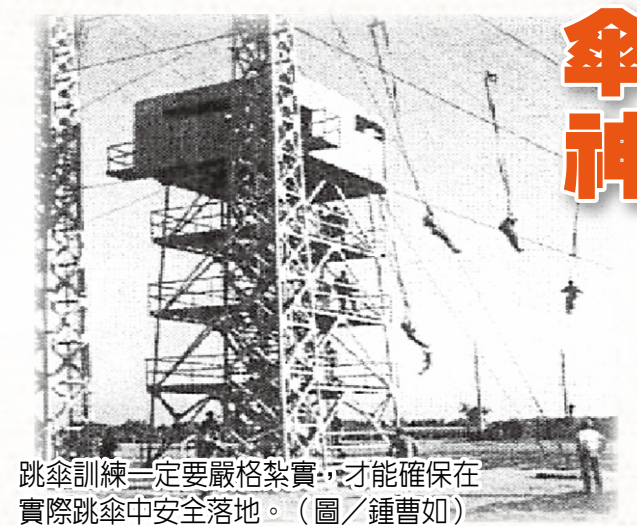
教官講解完畢，便帶到操場分項訓練。先由教官講解及助教示範後，再行帶開操練，各項動作看似簡單，但要達到標準，真的需要很多次的操練去體驗。各項訓練中最令人膽怯的就是高臺跳塔，一個人要從四層樓的高度(三十四英尺)往下跳，若非軍人的責任感和榮譽心，還真是沒有任何理由，可以找到這樣的勇氣。

在全期的訓練過程中，不論在任何地方，或操場、或飯廳、或寢室，隨時都會聽到由教官或隊職官大聲喊出「姿勢」兩個字，這時所有在場人員，都必須立刻立正、低頭、兩手向胸前成抱副傘狀，並大聲喊出「一秒鐘、兩秒鐘、三秒鐘」，接著右手做拉環的動作。這是全體學員都要養成的動作，當你跳離飛機後，主傘若是不能在二秒鐘內張開，你就必須立即拉開副傘的保命動作。

基本教練階段完成後，接著就是實際的空中跳傘。當天早飯後，整隊帶往儲傘房，學員成一路縱隊進入，挑選自己的主副傘。隊伍著傘後在機場待命登機，隊職官給我們加油打氣，大家都很緊張，但每一位受訓學員都要完成跳傘任務。登機後教官以手勢要大家做最後的檢查，不一會兒鈴聲響起，教官做出下跳手勢，排頭的隊員立即跳出，其他隊員緊跟著往下跳。主傘隨著離機瞬間開展，大家如同落花紛紛飄落；這架飛機的同學剛下降完畢，另一架飛機的同學又開始下跳。完成任務的同學都士氣高昂，抬頭仰望藍天白雲的晴空，我深深覺得這裡的天空最美麗。

結訓了，我們帶著長官的期望，回到原單位待命。傘訓迄今已過六十年，雖是不值一提的塵封往事，但軍人的責任感和榮譽心，卻當需要薪火相傳，代代傳承下去，才能確保國家安全。

【作者速寫】鍾書如，民國三十八年隨七十五軍來臺，軍醫專修班第九期結訓，民國七十七年軍醫中校退伍。



跳傘訓練一定要嚴格紮實，才能確保在實際跳傘中安全落地。(圖/鍾書如)

### 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。文長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e-mail至: bony@ccie.com.tw，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臨江大道二〇二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，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(刊登於「榮光雙周刊」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)，並同意不行使(主張)著作人格權。

本刊「榮民園地」所刊登之參戰見聞，因投稿者觀點、記憶、戰時難以確切紀錄等因素，與相關史實記載或有出入，內容不代表本刊立場。

因投稿踴躍，「榮民園地」以配合戰史、時令等相關主題的來稿優先刊載，其餘投稿會盡快安排刊登，敬祈見諒並耐心等候。

《榮光雙周刊》編輯部敬上